

嚴耕望

學習治史的意趣

通曉治史的歷程

具備治史才能

治史答問

臺灣商務印書館

本書共錄短文二十一篇，以答問方式呈現。內容包括作者個人治學的歷程，與對於治史的一些意見。並舉三位前輩史學家——陳垣、陳寅恪、呂思勉——之治學歷程，以為後學參考。通篇實可見作者勤於治史之興趣，可視為《治史經驗談》之續編。



978-957-05-2277-8 (603)



9 570152277 8

020

NT\$220

臺灣商務印書館

嚴耕望

治史答問

新岫廬

治史答問

叢書主編◆王學哲

策劃◆叢書整理小組

作者◆嚴耕望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責任編輯◆徐平

美術設計◆吳郁婷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1985 年 6 月

二版：1986 年 8 月

三版：2008 年 8 月

定價：新台幣 220 元



ISBN 978-957-05-2277-8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薪傳文化，輔助教育

——新岫廬序

歷經歲月考驗與錘鍊的好書，歷久彌新，益智又益心。知識性的新書，雖然市場有限，仍然值得為社會奉獻。臺灣商務印書館在臺六十年，曾經出版了許多知識性、有益人心的好書，至今仍然流傳不已。當年社會物質條件不如今天，排版美編也不能與今天的水準相比。有鑑於社會需要好書，文化傳承必須奮勇向前，我們決定以新版本、新型式、新增修的方式，來重印許多好書，並增加知識性的新書。

先父王雲五先生曾經先後主持上海商務印書館與臺灣商務印書館五十多年，出版好書不計其數，甚獲社會好評。民國六十六年，當他年屆九秩之際，政大政治研究所受他指導過的學生，發起出版學術性、知識性的好書，邀請學者撰稿，編為「岫廬文庫」，嘉惠青年學子，提供社會各界參考。

今年正逢王雲五先生一百二十歲誕辰，舊游學子再度倡議重印好書、嚴選新書，使臺灣商務印書館繼承張元濟先生、王雲五先生等先賢倡導「薪傳文化、輔助教育」的遺志，繼續擔任「知識的領航員」，為讀者與社會作出貢獻。因此，我們決定精選好書與新書，列入「新岫廬」，由本人擔任叢書主編，繼承先父遺志，為文化傳承盡一份我們的心力。

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王學哲謹序

民國九十七年三月廿五日

序言一

前年八月寫成《治史答問》十二則，本擬作為一篇雜文發表，但一則這十二條多半為黃寬重先生代表《漢學通訊》所提出的問題，應該等待他的《訪問記》刊出後纔好發表；二則我一向覺得文章寫成最好留在手邊一段時期，可以有斟酌訂正的機會。在這等待期間，又陸續有所寫述，至今年暑前，共得九則，合併前稿凡二十一則，可以作為一本小冊子發表了。最近得暇將此二十一則答問，稍加整理，各加標題，單獨為篇，前十二篇即前年一時寫成之舊稿，後九篇則續述之稿。全部內容包括個人治史歷程與對於治史的一些意見，就中兩篇談到已謝世的三位前輩史學家，實亦見個人治史之意趣，故此小冊視為《治史經驗談》之續編可也。末附黃寬重先生所寫《訪問記》，蓋此《記》頗詳，有為個人筆述所未及者，故附供參考。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日於南港中央研究院學人宿舍

序言一

來港任教已十八年之久，諸生問學往往涉及治史應取途徑與個人治史歷程，前撰《治史經驗談》，有些問答內容已分別寫入各篇，有些未能寫入。近兩年來，又續有問答，頗想作「答諸生問」一文，聊當續談。頃赴臺北，出席一項會議，欣悉《治史經驗談》在去年十二月已發行第二版，時去初版不過七個月，顯然臺灣史學界一般青年學人對於此書有相當興趣。看來該書不負所期，對於青年史學工作者可能具有相當影響，發生一點積極作用，這對於我是一項鼓勵。適會中央圖書館《漢學通訊》編者蘇精、莊耀郎與史語所黃寬重三位先生聯袂來訪，所問多屬個人治學經歷。前人治學歷程，對於後學多少有些參考作用，自念一向拙於言詞，倉促應對，未能暢達，不如並前時答諸生問未寫入《經驗談》者，合而述之。故返港以後，趁研究工作尚未開始之前，草此答問若干條，藉存鴻爪。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於九龍霞明閣寓所

薪傳文化，輔助教育

——新岫廬序

歷經歲月考驗與錘鍊的好書，歷久彌新，益智又益心。知識性的新書，雖然市場有限，仍然值得為社會奉獻。臺灣商務印書館在臺六十年，曾經出版了許多知識性、有益人心的好書，至今仍然流傳不已。當年社會物質條件不如今天，排版美編也不能與今天的水準相比。有鑑於社會需要好書，文化傳承必須奮勇向前，我們決定以新版本、新型式、新增修的方式，來重印許多好書，並增加知識性的新書。

先父王雲五先生曾經先後主持上海商務印書館與臺灣商務印書館五十多年，出版好書不計其數，甚獲社會好評。民國六十六年，當他年屆九秩之際，政大政治研究所受他指導過的學生，發起出版學術性、知識性的好書，邀請學者撰稿，編為「岫廬文庫」，嘉惠青年學子，提供社會各界參考。

今年正逢王雲五先生一百二十歲誕辰，舊游學子再度倡議重印好書、嚴選新書，使臺灣商務印書館繼承張元濟先生、王雲五先生等先賢倡導「薪傳文化、輔助教育」的遺志，繼續擔任「知識的領航員」，為讀者與社會作出貢獻。因此，我們決定精選好書與新書，列入「新岫廬」，由本人擔任叢書主編，繼承先父遺志，為文化傳承盡一份我們的心力。

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王學哲謹序

民國九十七年三月廿五日

目錄

序言一	1
序言二	3
我研究歷史的興趣是怎樣引發的	1
我在中學大學讀書時代的課外閱讀	3
我對於政治制度史的興趣是怎樣引發的	1
我對於歷史地理的興趣是怎樣引發的	1
我的研究重心何以放在唐代	1
我對於上古史與考古學的興趣	8
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腳的園地	3
我對於唐詩史料的利用	2
我今後的撰述計畫	6
研究歷史不要從哲學入手	3
研究中國史不必要從中文入手	8
社會科學理論只是歷史研究的輔助工具，不能以運用理論為主導方法	4

「無孔不入」、「有縫必彌」	4
目錄學與校勘學	6
年齡與撰述	7
前進與落伍	7
史學二陳	8
通貫的斷代史學——呂思勉	9
翻譯工作的重要性	0
我購藏書刊的原則	0
我對中國通史講授的幾點意見	1
附錄一 嚴耕望先生訪問記 黃寬重	2
附錄二 唐代交通圖考序言	3
附錄三 著者其他論著目錄	4



我研究歷史的興趣是怎樣引發的

問

你在《治史經驗談》中說，自小學到高中一直以數理科見長，文科成績反極平平（第九篇第三節）。何以在高中時代治學興趣就已轉移到歷史方面呢？

答

社會文化的演進大端可能有相當規律可尋；但歷史上的個別事件，偶然觸發的可能性就很大。我生長在桐城縣羅家嶺的鄉間，就只能就近進入鄉鎮中唯一的小學。在高小時期，學校從省城安慶請來一位算術教師馮溶生先生，他教算術很能引起我的興趣，所以特別努力加工，做了很多課外作業，並且預習初中低年級的算術課題，尤其四則雜題做得很多（註一），所以當時算術一科顯得特長。小學畢業後，到安慶城進入安慶初級中學，仍對於數學特感興趣，而文科程度顯得很壞。一日我在樓上做功課，有一位鄉人在樓下與一位同學談起，罵我一封信都不會寫，數學再好有什麼用？我親自聽到這些話，不免有些感觸。適在那時長兄德明先生也勸我要對國文下點功夫，因此更自意



動，想著如何增進自己的國文程度。聽說陳壽《三國志》是文章好的名著，自己看過《三國演義》，以為大概內容也差不多，因此買了部《三國志》來看，發現書內生字極多，文章更不易懂。我的個性決定要做的事，尤其是讀書，再困難也要堅持下去，因此借助字典，半懂不懂的看下去。一年下來，雖然還未看完，但閱讀能力卻頗有進步。後來又自修《左傳》，看《曾文正公家書》、梁任公《飲冰室文集》之類的書，這樣對於國文漸感興趣，而《左傳》、《三國志》兩部古籍都是史書。及到高中，中國歷史教師是李則綱先生，我聽他一次很有意義的演講，又讀到梁任公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對於中國歷史的興趣因此明顯的被激發起來。這在《經驗談》的〈序言〉中已說過。

註一：那時做算術還用毛筆，我的預習初中算術簿，直到一九四六年冬我復員回家時還留在羅家嶺初級中學做他們學生的範本。



我在中學大學讀書時代的課外閱讀

問 你在大中學做學生時代，除了學校功課之外，喜歡看些什麼書？

答 在高中讀書時代，雖然早經決定將來從事史學研究工作，但求知慾極強，史學方面的書固然要讀，其他方面的書也讀得相當多，現在能明確數得出來的書名反而比史學方面的書為多。例如莫爾甘《古代社會》（楊東蓀譯本）、羅維《初民社會》（呂湘譯本）、林惠祥《文化人類學》、李則綱《始祖的誕生與圖騰》、岑家梧《圖騰藝術史》、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與國家的起源》（忘譯者）及已忘記作者的《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李安宅譯）、《社會進化史》（陶孟和譯）、《婚姻進化史》、《文化移動論》、《史前體質人類學》等至少二三十種（註一），大約偏重原始人類、落後民族社會生活方面的論著或調查（如廣西瑤族調查），這是受了李則綱師的影響（註二），想運用人類學的知識來研究中國古代史，我所寫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堯



舜禪讓問題研究」(註三)就是在這個影響下所寫的。

史學方面，就古書言，明確記得用功較多的只有《評點史記論文》與《御批通鑑輯覽》。這時讀《史記》似特注意其文章，所以採用了這個本子，對於評語特別留意，根據評語，體會史公文章的脈絡，這對於我後來寫文章很注意組織，相信有相當影響。當時為什麼看《御批通鑑輯覽》，不看《通鑑》，現在想不起原因何在；也許當時有人介紹《輯覽》這部書內容比較簡要，便於初學。此外對於《史通》、《通志》二十略與《讀史方輿紀要》似乎也都用了些功夫。其餘還看了些什麼史部的書，或經子書，全不記得。但現在身邊還保存一冊孫馮翼集的《世本》宋衷注抄本，是高中時代同自修室田姓同學代為抄錄的，小楷端正，情至可感。回想田兄面貌如在眼前，惜忘其名！當時既然如此重視《世本》，想《竹書紀年》、《國語》、《國策》之類也都摸過，又賣了幾部子書，翻看了些。記得有一天晚上，訓導主任方百殊師到自修室查齋，看見我正在閱讀《尚書古文疏證》，告誡我說，「看得懂嗎？」事實上當然看不懂，但我讀書就是不自量力，喜歡硬闖，好的書不懂也要看，總看得懂幾分，所以樂此



不疲，前面講到看第一部史書《三國志》，已是這樣。現在想來，這種硬闖式的讀書，固然也可有收穫，不過太吃力，事倍功半，還是循序漸進的比較好。

至於今人編著的史書，現在所能記得的，通史有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章欽的《中華通史》，鄧之誠的《中華二千年史》。鄧書至今尚保存（註四）。斷代史有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與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等。其餘比較專門些的書只記得胡適之先生及馮友蘭兩部哲學史，還有梁任公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書名可能有錯）。胡、馮兩書，我看得相當認真，做了摘要，我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儒家之禮的理論》（註五），就是在這一影響下寫成的。此外印象比較深刻的是看了些史學方法論方面的書。除上文所提到的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之外，有李則綱師的《史學通論》、何炳松譯的魯賓孫《新史學》及其他譯本若干種。至於雜誌，經常翻看的有《食貨》、《禹貢》兩種半月刊，所以我對於經濟史也早有興趣（註六）。

當時商務印書館提出一種預約新書的方式，先付款十六元（當時十六元是學校四個月的伙食費）。以後一年內新書出版，任從選購，



六折優待，直到購滿所付款額為止。那時商務的出版量很大，因此又提出一項宣傳推銷的方式，即就每週新出的許多書籍中，選出一種重要的，估計銷量也比較大的書作為「星期標準書」，也是六折優待。我每年都作前項預約，又另選購星期標準書，如《當代社會學》、《一九一四年後之世界》等書就是由後一種方式選購的。所以在我的消費上，購書費僅次於學校膳宿費，其他的用度都極節省。安慶商務印書館就在我所讀安慶高級中學的左隔壁，每個星期六晚上，我經常都去站在書攤旁看書。凡是新出的文史社會科學書籍，不論買或不買，都將牠的序言與目錄翻看一下，也增廣知識不少。這樣泛覽，雖不專於史學，但對於後來治史實有極大關係。

在這裡得順便提一句：中學時代，一般同學花在功課上的精力與時間，要以數學所佔比例為最大，我的數學根基好，佔了極大便宜。高中時代我於數學已不做課外習題了，但程度仍強，應付課堂習題，所花精神時間比一般同學要少得多，這也是我能多讀各種書刊的一大原因。

一九三七年，我在七七事變考取武漢大學歷史系。武大歷史系教



授陣容不很強，斷代史似乎只選修了「殷周史」，由吳其昌子馨師講授；「明清史」由汪詒蓀師講授；（實際上只講了明清之際。）「宋遼金元史」歷年由系主任方壯猷欣安師講授，但他覺得我們這一班最挑剔，自動不給我們開課；「秦漢史」「三國史」，新請徐光子明先生講授，他自以為名教授，倚老賣老，只取《通鑑紀事本末》撮要講授，而且頗多錯誤，講了兩堂，我們不滿意，徐先生就走了，後來錢賓四師來校講學一個月，開了「秦漢史導論」。本系的專史課程似乎只有方欣安師的「中國史學史」，陳登恪師的「中國近代外交史」，賓四師講學時開了「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還有吳子馨師給我們講「中國通史」，實際上只講了古代民族史。外國史也只有「西洋通史」、「中古史」（皆陳祖原師講授）、「近代史」（郭斌佳師講授）、「史學名著選讀」（忘記講授者姓名）及「日本史」（汪詒蓀師講授）等幾種。此外就是「世界地理」（韋潤珊師講授）。所修科目似乎不多，倒是別系的課選修了不少。文學院別系的課，有「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皆劉賡博平師講授）、「詩選」（徐天閔師講授）、「中國文學史」（蘇雪林師講授）、「論理學」